



仍是小兒女時，總愛一回家就大呼：「媽！我回來了！」。好像每天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趕快從學校奔回家中，看看思念了一個上午的母親。爾後是與同學因為逛街晚歸而有些內疚，再來就是蹣手蹣腳夜歸，怕吵醒夢中的母親。再來啊！因為遠離母親，獨自持家而每夜飲泣，恨不能插翅北返在母親懷裡撒嬌。現在成天為自己的「小犬」而心煩更是覺得往日的任性、固執不知耗費了母親多少年輕的歲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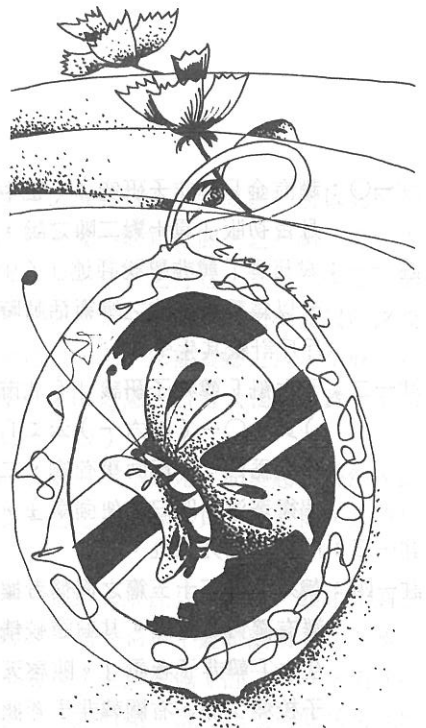
或許你長大了，你的思想新了，你的言語和母親的有了出入。母親的噓寒問暖不是新思想，不是新言語，母親的愛心更是新舊。但，那是一頁歷久彌新的詩篇，無妨慢慢兒讀，細細地品嚐，其中可能有新的芬芳……。

綠葉落盡，黃花獨留，這一株株的木棉花不搖曳卻生姿，摘它一朵斜插髮髻，總覺不宜。銀髮那堪比擬。唉！娘啊！白髮銀光耀可是卻如霜哪！

不願有一面如水晶剔透的玻璃鏡

五月花

陳素秋



，恨它只想一再提醒，雞皮鶴髮的鏡中人。且借來一面銅鏡又嫌它照不清，裡外一攪和，乾脆去投井？只可惜長不出水仙娉婷……。

慵懶的是夢中美人，襁褓裡的是可愛小天使，彼此依偎，好一幅人生美景？誰多事？說什麼成長、生命。嘿！睡的醒，醒的驚，蹦蹦跳跳，美人非美人，天使非天使，你追我逃，倒像猴子打蒼蠅。

春雷若不響，就乾脆來個相應不理，穩穩當當地過它一季。管他黃蜂或花蝶，反正已不再羅曼蒂克。但春雨不饒人，點點滴滴，直落心上那根弦。叮咚！不妙！生鏽了。從此那首古老的歌想哼哼都沒得調音。

彩虹彼端可有無量大千世界？若有，母親你以彩虹結為背巾，繫著兒，或飄、或搖、或盪、或幌；那是一條虛而實，實而虛的臍帶，連著你、我。啊！沒有生、沒有滅、直到永遠。

五月的康乃馨雖然柔美，但仍會凋零。何不在你的心田以智慧、思念廣植一片五月花……。